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內品茶 老總兵園中留客

話說眾小姐來到綠香亭，都在亭內坐下。蔡蘭芳道：「這『綠香』二字不獨別緻，而且極傳此地之神，這定是紫瓊姊姊大筆了。」燕紫瓊指著姜麗樓、張鳳雛道：「名字是麗樓姊姊起的，卻是鳳雛姊姊寫的，並且如今連這花園也就叫做綠香園了。」崔小鶯道：「原來是鳳雛、麗樓二位姊姊手筆，妹子有句批語，叫做『寫作俱佳』。」麗樓道：「這是妹子亂道，尚求姊姊改正。」鳳雛道：「妹子自知寫的不好，虧得名字起的雅，把字的壞處也就遮掩了。」登時那些丫鬟僕婦都在亭外紛紛忙亂；也有汲水的，也有扇爐的，也有採茶的，也有洗杯的。不多時，將茶烹了上來。眾人各取一杯，只見其色比嫩蔥還綠，甚覺愛人；及至入口，真是清香沁脾，與平時所吃迥不相同。個個稱贊不絕。婉如笑道：「姊姊既有如此好茶，為何昨日並不見賜，卻要遲到今日？豈不令人恨相吃之晚麼？」小春道：「昨日我們初與紫瓊姊姊會面，宛如姊姊曾言惟恨相見之晚，今日品了這茶，又言惟恨相吃之晚，宛如姊姊原來是世間一個恨人，處處不離恨字。」閨臣道：「適才這茶，不獨茶葉清香，水亦極其甘美，那知紫瓊姊姊素日卻享這等清福。」紫瓊道：「妹子平素從不吃茶，這些茶樹都是家父自幼種的。家父一生一無所好，就只喜茶。因近時茶葉每每有假，故不惜重費，於各處購求佳種；如巴川峽山大樹，亦必費力盤駁而來。誰知茶樹不喜移種，縱移千株，從無一活；所以古人結婚有『下茶』之說，蓋取其不可移植之義。當日並不留神，後來移一株，死一株，才知是這緣故。如今園中惟存□餘株，還是家父從前於閩、浙、江南等處覓來上等茶子栽種活的，種類不一，故樹有大小不等。家父著有《茶誠》兩卷，言之最詳，將來發刻，自然都要奉贈。」

紅紅道：「妹子記得六經無茶字，外國此物更少，故名目多有不知。令尊伯伯既有著作，姊姊自必深知，何不道其一二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？」

紫瓊道：「茶即古『荼』字，就是《爾雅》『荼苦檟』的『荼』字。《詩經》此字雖多，並非茶類。至茶轉茶音，顏師古謂漢時已有此音，後人因茶有兩音，故缺一筆為茶，多一筆為荼，其實一字。據妹子愚見：直以『古音讀茶、今音讀荼』最為簡捷。至於茶之名目：郭璞言早採為茶，晚採為茗；《茶經》有一茶、二檟、三藪、四茗、五殊之稱；今都叫做茶，與古不同。若以其性而論：除明目止渴之外，一無好處。《本草》言：常食去人脂，令人瘦。倘嗜茶太過，莫不百病叢生。家父所著《茶誠》，亦是勸人少飲為貴；並且常戒妹子云：『多飲不如少飲，少飲不如不飲。況近來真茶漸少，假茶日多；即使真茶，若貪飲無度，早晚不離，到了後來，未有不元氣暗損，精血漸消；或成痰飲，或成痞脹，或成痲痺；或成疝瘕；餘如成河瀉，成嘔逆，以及腹痛、黃瘦，種種內傷，皆茶之為害，而人不知，雖病不悔。上古之人多壽，近世壽不長者，皆因茶酒之類日日克伐，潛傷暗損，以致壽亦隨之消磨。』此千古不易之論，指破迷團不小。無如那些喜茶好酒之人，一聞此言，無不強詞奪理，百般批評，並且啞然失笑。習俗移人，相沿已久，縱說破舌尖，誰肯輕信。即如家父《茶誠》云：『除滯消壅，一時之快雖佳；傷精敗血，終身之害斯大。獲益則功歸茶力，貽患則不為茶災。』豈非福近易知，禍遠難見麼？總之：除煩去膩，世固不可無茶；若嗜好無忌，暗中損人不少。因而家父又比之為『毒橄欖』。蓋橄欖初食味頗苦澀，久之方回甘味；茶初食不覺其害，久後方受其殃，因此謂之『毒橄欖』。」

亭亭道：「此物既與人無益，為何令尊伯伯卻又栽這許多？豈非明知故犯麼？」

紫瓊道：「家父向來以此為命，時不離口，所以種他。近日雖知其害，無如受病已深，業已成癖，稍有間斷，其病更凶；自知悔之已晚，補救無及，因此特將其害著成一書，以戒後人。恰好此書去年方才脫稿，腹中忽然嘔出一物，狀如牛脾，有眼有口；以茶澆之，張口痛飲，飲至五碗，其腹乃滿，若勉強再澆，茶即從口流出，恰與家父五碗之數相合。蓋家父近年茶量更大，每次必吃五碗，若少飲一碗，心內即覺不寧；少停再飲，仍是五碗；因此身體日見其瘦，飯亦懶吃。去年偶因五碗之後，強進數碗，忽將此物吐出，此來身體方覺稍安。」

若花道：「這是吉人天相，兼之伯伯立言垂訓，其功甚大，所以獲此善報，將來定是壽享期頤。」紫瓊道：「家父若像去歲一飲五碗之時，幾至朝不保暮；此時較前雖覺略健，奈受病已深，年未五旬，已覺衰老。但願如姊姊所言，那就是妹子之福了。」

譚蕙芳道：「適才姊姊言茶葉多假，不知是何物做的？這假茶還是自古已有，還是起於近時呢？」

紫瓊道：「世多假茶，自古已有。即如張華言『飲真茶令人少睡』。既云真茶，可見前朝也就有假了。況醫書所載，不堪入藥，假茶甚多，何能枚舉。目下江、浙等處以柳葉作茶；好在柳葉無害於人，偶爾吃些，亦屬無礙。無如人性狡猾，貪心無厭，近來吳門有數百家以泡過茶葉曬乾，妄加藥料，諸般製造，竟與新茶無二。漁利害人，實可痛恨。起初製造時，各處購覓泡過乾茶；近日遠處販茶客人至彼買貨，未有不帶乾茶以做交易。至所用藥料，乃雌黃、花青、熟石膏、青魚膽、柏枝汁之類，其用雌黃者，以其性淫，茶葉亦性淫，二淫相合，則晚茶殘片，一經製造，即可變為早春，用花青，取其色有青豔；用柏枝汁，取其味帶清香；用青魚膽；漂去腥臭，取其味苦，雌黃性毒，經火甚於砒霜，故用石膏以解其毒，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。人常飲之，陰受其毒，為患不淺。若脾胃虛弱之人，未有不患嘔吐、作酸、脹滿、腹痛等症。所以妹子向來遵奉父命，從不飲茶。素日惟飲菊花、桑葉、柏葉、槐角、金銀花、沙苑、蒺藜之類，又或用炒焦的薏苡仁。時常變換，倒也相宜。我家大小皆是如此，日久吃慣，反以吃茶為苦，竟是習慣成自然了。」

葉瓊芳道：「真茶既有損於人，假茶又有害於人，自應飲些菊花之類為是。但何以柏葉、槐角也可當茶呢？」

紫瓊道：「世人只知菊花、桑葉之類可以當茶，那知柏葉、槐角之妙！按《本草》言：柏葉苦平無毒，作湯常服，輕身益氣，殺蟲補陰，鬚髮不白，令人耐寒暑。蓋柏性後凋而耐久，實堅凝之質，乃多壽之木，故可常服。道家以之點湯當茶，元旦以之浸酒闢邪，皆有取於此。麝食之而體香，毛女食之而體輕，可為明驗。至槐角按《本草》乃苦寒無毒之品，煮湯代茗，久服頭不白，明目益氣，補腦延年。蓋槐為虛星之精，角稟純陰之質，故扁鵲有明目烏髮之方，葛洪有益氣延年之劑。當日庾肩吾常服槐角，年近八旬，鬚髮皆黑，夜觀細字，即其明效。可惜這兩宗美品，世人不知，視為棄物，反用無益之苦茗，聽其克伐！豈不可歎！」

小春道：「妹子正在茶性勃勃，聽得這番談論，心中不覺冰冷；就是再有金茶、玉茶，也不吃了。明日也去找些柏葉、槐角，作為茶飲，又不損人，又能明目，豈不是好。」良箴道：「這茶我們能吃多少，每日至多不過五七杯，何必戒他。」小春道：「誤盡蒼生，就是姊姊這句話！你要曉得，今日是一個五七杯，明日就是兩個五七杯，後日便是三個五七杯；日積月累，到了四五□歲，便是幾百、幾千、幾萬五七杯！」婉如道：「姊姊與其勞神算這細帳，何不另到別處走走？」隨即攜了小春出了綠香亭，眾人也跟著。走了兩層庭院，紫瓊又引至一個杏花多處，進了廳房，就在廳上坐下，看花閑談。

到晚正要擺設晚飯，只見眾園丁擔了許多行李進來。紫瓊只當易紫菱來了，及問園丁，原來卻是過往女眷；因本村客店都被眾小姐車輛人夫住滿，無處存身，因聞燕員外向來最肯與人方便，每逢客店住滿，凡來借居，莫不容留，所以來此借宿一宵。燕義因是女眷，不能推脫，只得命他們暫在園丁女眷房內權宿一夜。不多時，有幾個婦女遠遠而來。園丁走過，把廳上門簾垂下，眾姊妹都在窗內張望，原來卻是四個女子，後面跟著兩個老嫗。內有一個女子，紅葉甚覺眼熟，仔細一看，倒像薛蘅香模樣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